



2786
4



門 21
號 2786
卷 4

第十三回

翻海船天涯遇知己

換良方相府藥佳人

話說花逢春差官來迎母親到暹羅駙馬府中孝養李俊正要去樂和道這暹羅好一座錦繡江山國主優柔不斷那共濤是個奸邪險惡的人長防肘腋之變花公子雖是在那邊孤立無助趁送花恭人去差倪雲高青領五百兵護送待我說與花公子教他稟過國主就留在府中防守一旦有事除其元惡那基業就是我們的了李俊大喜依計而行花恭人拜

卷之三

第十三回

一

元人遺本

昭和十年
二月六日
購求

瓜李之嫌
難得確據

辭起身，樂和對老管家花信道：「我前日不叫你跟隨公子去，有個緣故。恭人在此，沒有親信使喚。今日你去，須要內外照管。花信領命，就開船到暹羅。花公子自押人轎到海邊迎接，到得府中，玉芝公主行了大禮。次後國主國母俱相見過，就送在花樓與秦恭人同住。公主曲盡婦道，這不必說。樂和將密計與花公子說知，花公子聽之。去稟國主道：「李元帥慮國中單弱，差倪高一將軍領五百兵在此防護，小婿也好同習武事，特請欽旨。國主道：「既是至親，誰同一體承李

春一

陳氏著

之商也

區

此

元帥美意，就留在府中。便了公子，來回覆樂和道：「國主聽之，留住兵將了。樂和又道：「公子你可敬事國主，得其歡心，共濟以下。臣僚謙恭，淡洽不可露一些圭角。百姓當施以恩惠，收拾人心，萬勿驕矜失事。花逢春一一領會。樂和回到金龍島，與李俊盡心料理。凡有荒島，都加開墾，愛民練卒，招徠流亡，與客商互市。日漸富强。李俊道：「當劬勞，公明何等才技，又有吳學究指點軍機，盧員外一班人物，梁山泊方成得局面。我本一介全憑賢弟指教，來到海外，反成這個基業。」

豈不是僥倖樂和道時有不同勢有難易中國人都
是奸邪忌妒是最難處的海外人還有些胆直所以
教化易行李俊大笑一日到清水澳回來霎時狂風
大作波浪掀天舵工連忙收在沙渚下碇等候風色
忽見一隻大海船衝風而來一聲響亮把一根大桅
吹折風篷倒拖水面那海船滴滴打着旋渦篙工
水手支撐不定船內多人一時慌亂立脚不穩把海
船一側那海水滔滔滾滾人與貨物幾個浪都打散
李俊急叫撈救兵丁都識水性跳下海去盡力將長
桅搭住救得二十餘人貨物行李也撈得一半那失
風的人雖然救起昏迷嘔吐臉上滾滿泥沙一時認
不出歇了多時方纔甦醒李俊問是那一國人一個
道我們是東京人奉聖旨差往高麗國回來內中有
兩位老爺且喜多在李俊問是何官職一個坐起來
道在下是大醫院姓安李俊定睛一看失聲叫道莫
不是安道全先生麼那人也仔細一認道慚愧原來
是李大哥敢在夢中相會李俊急把衣服與安道全
換了安道全道小弟自同宋公明征遼回來就留在

太醫院供奉。頗算平安。因高麗王染了瘵疾。本國沒有良醫。進上表章。要到中國求醫。聖上念高麗是個屬國。難拂其意。欽差小弟同這本院御醫盧師越。到那裏療治。住了三個月。幸獲安痊。回朝覆命。國王備下謝表。進貢之物。我兩人亦有厚贈。不想遇着大風。若無大哥。已葬魚腹矣。李俊也叫把衣服與盧醫官換過。坐定了。李俊訴說從前事跡。到這裏緣故。花知寨兒子花逢春。已做了暹羅國駙馬了。安道全見了樂和道。樂哥。你便在這裏安享。只是虧了杜興。樂和

弊驚問道。爲甚麼。安道全將孫立寄書杜興刺配。李應越獄。飲馬川結寨的事。也說一遍。樂和嗟嘆不已。叙談之間。漸漸風平浪息。李俊喝令起碇揚帆。頃刻到了金鰲島。安道全見山川環繞。城垣堅固。人物繁盛。宮室壯麗。不勝嘆羨。當日設宴款待。飲酒中間。李俊問起近日朝中的事。安道全道。燕雀處堂。不知禍到君臣。宴樂盜賊竊發。嚴刑重賦。上下欺蔽。是以天災疊見。人心思亂。又聽童貫引用趙良嗣之計。通連大金。夾攻遼國。恢復幽燕之地。不日用兵了。李俊道。

遼國自我們征伏之後約為兄弟相安無事何必遠
交近攻致啓禍端恐強隣生釁日後悔之何及安道
全道便是高麗王倒也識見宏遠道大宋與遼百年
和好唇齒依不宜改圖養虎自衛要小弟回朝奏
諫我思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當國大臣並無遠慮
微賤之士何敢妄言今日在這裏偶然談及一到東
京便籍口結舌了那盧師越在旁再不開口元來那
廝是個陰險之徒本是撐布傘賣藥的投蔡京門下
濫厠太醫院中一向妒忌安道全本領高妙見與李

之中
宜口

俊譏刺朝政暗記在心李俊道我草創這個所在却
也自在暹羅國內亦少明醫先生何不住下同叙向
日情誼省得回京受那奸黨的氣安道全道奉旨欽
差必要復命李俊道假如淹沒海中那個去復命待
盧兄去繳旨只說死了再沒有查帳處安道全道若
果然淹死便沒得說幸而更生若說是死這是欺君
了李俊道既然如此不敢曲留寬住幾日待我安排
行李船隻相送便了安道全稱謝當夜酒散就寢次
日安道全道大哥大才必有大福小可的太素脉能

驗向日巧
效房中聲
幽越有正
經了

本地風光

定窮通壽夭。試一診視。李俊笑道：「一勇之夫，放膽做去。禍福在所不較。就伸手過來。」安道全凝神定想，診了一會，又換過那手，亦診一會，稱賀道：「神全氣厚，脉秀絡清，必居南面之尊，自有非常富貴。昔日宋公明亦曾診過，原說他福基淺薄，果不令終。」李俊道：「什麼非常富貴？」大碗酒，大塊肉，是有得啖的。樂和、盧醫官都笑起來，住了十餘日。盧師越歸家，念切催促起行。安道全要辭別，李俊把救撈的行李貨物一一檢還，又製一套衣服，白金三百兩，為贈。盧醫官也送二十

箇中點出
隻身他日
易于潛遁

兩銀子。高麗國人留下，另自造回東京來的一同上船。安道全致謝不已，說道：「盧寅翁管家還在我一個小廝，却淹死了。到東京原是隻身，李俊道：「身邊乏人，我這裏送一個伏侍。」安道全道：「不消路上有盧寅翁，挈行到京，一向與蕭讓、金大堅同寓，有人使喚。」兩人拜別而行，樂和送至海口，取出一封書信，說道：「先生到登州上岸，少不得從登雲山過，相煩寄與我姐夫孫立，不知使得麼？」安道全道：「這是順路，有什麼使不得？」笑道：「前日杜興寄到東京，為你牽累，今送到山寨。」

難道也把我解去開封府不成接過藏在身邊分手而去金鼇島的水手慣行海道認得路徑識得風色不消三五日早至登州岸口發上行李打發船回去僱兩乘小轎安道全盧師越坐了脚夫挑了行李行過六十里便是登雲山路口轎夫道此間悄悄過去不要驚動了山寨裏好漢安道全道不妨我正要去會他們哩說聲未絕一棒鑼鳴早擁出三五十嘍囉喝令住轎盧醫官在轎內發抖不止幾乎擲了出來安道全道不要囉哞我來會孫頭領的嘍囉道既是會

頭領我等引路一行人到了寨口嘍囉報知孫立出來迎接到聚義廳上逐位見過安道全不認得樂廷玉扈成衆人不認得盧醫官互通了姓名坐下孫立道先生一向在東京必是安樂今日何幸至此安道全將奉勅到高麗醫好國王病海中翻船遇李俊救在金鼇島住了多時今去回京復命樂和寄書故來探問遂取書信與孫立折開看過孫立道那樂和舅父無音耗元來他們做下這般大事業扈成接口道我曾飄洋到暹羅國那金鼇島果是個好去處安

道全道孫大哥你還不知前日杜興寄書到東京受了無窮的累孫亦急問怎的受累安道全備述前事笑道我今日寄書來却是無礙的阮小七大叫快活我們弟兄都起事了安先生你不消到東京住在這裏真正用得着我前日喫多了牛肉白酒腹中作脹幾乎死了倘再發作起來那裏尋你安道全未及回答盧師越離家已久歸心如箭恐怕淹留連忙催促安道全匆匆作別阮小七心中焦躁立起身來劈胸揪住盧醫官圓睜怪眼喝道你這合鳥這是甚麼所在

不意阮小
七與少陵
同病

容你放屁安道全慌忙勸阻道兄弟不可這是欽差的官員休得粗魯阮小七發怪吼道莫說這個不入流的小人就是趙官家觸犯了老爺也喫我一頓拳頭樂廷玉道不可胡說安先生要去豈能強留只是今日天晚了權宿一宵明日早行罷阮小七方纔放手盧醫官嚇得滿身冷汗是夕設宴款待明早纔立送三十兩銀子與安道全作別下山安道全一路先安慰盧醫官不日一日到了東京安道全盧師越先去參謁蔡太師稟道高麗王病得痊愈有表章謝

恩并進貢禮物行至暹羅國界陡遇颶風海船飄沒表章禮物盡皆遺失卑職二人得人救撈幸留性命隨行的淹死了三十餘人先稟明太師好去繳旨蔡京道海上風波不測這也罷了只是有個小妾染病久已不痊專望二位來療治留進書房待茶分付院子傅雲板說安盧二位先生進來診視小奶奶的病喚內侍們祇候不多時院子來稟道請二位先生進去蔡京一拱先行二人緩緩隨後到得內房朱欄畫棟錦幕珠簾庭內文石砌成排列奇花異卉大理石

小几上博山鑪內爇出縷縷水沉州真是天上神仙

將人間宰相家進明間內坐下調和氣息方好診脈

一個披髮丫鬟雲肩青服捧到金鑲紫檀盤內五色

玻璃碗陽羨峒山茶茶罷養娘丫鬟引安道全輕輕

行至鑰榻邊安放錦墩侍兒從銷金帳內接出小奶

奶玉腕來安道全閉目凝神診了兩手的脈已知病

緣重到明間內稟道夫人脈帶洪弦風火相搏復有

怒氣傷肝故見發熱咳嗽胸脹腹滿之症只消幾劑

清火平肝的藥餌自然平復蔡太師喚取過文房四

下分
寫中自有
真寶

自定藥案
不消換傳
包自會斷

實安道全立了藥案起身辭出蔡太師道有勞了恕
不相送安道全自有院子引道竟出府門不題蔡太
師對盧師越道你可到書房內將藥品製度停當叫
院子傳進我到朝堂議事你明早可再同安道全進
來盧師越領命到書房中尋思道可奈安道全自恃
其能每事小覷我一路上受了他氣明日太師面前
自有道理今晚教我配藥先撮個棉包兒送斷他的
命根抽開藥箱將不按君臣的藥品配了遞給院子
自回家去了那院子送進藥養娘了鬢煎好捧與小

奶奶服後沒有一個時辰小腹絞痛異常渾身火熱
昏沉不醒牙關緊閉指甲青黑養娘了鬢慌張了傳
出報與蔡太師知道却好那日朝堂會集各官商議
與大金夾攻遼國的軍國軍事各出一見紛紛不定
及至議定又要進呈候肯定奪直至一更三點方得
回府院子先稟小奶奶服藥之後十分危篤專候老
爺永訣蔡京聞知驚惶無措急至榻傍見小奶奶四
肢不收瞳神反上汗出如油蔡京又惱又苦叫道你
心中怎麼奶奶喉中痰湧沉迷不知把脚一伸已絕

藥死小奶
奶不過逼
走安道至
耳不知者
方虞佳人
難再得也

氣了。蔡京大哭不已。原來這小奶奶年方十九歲。色藝俱絕。是揚州人。淮揚安撫用三千金聘來。送到府中。是個專房之寵。怎不疼痛哭罷。喚幹辦速喚安道。全盧師越到來。送開封府治罪。五更時分。幹辦回來稟道。盧師越已喚到。安道全昨日城外拜客不歸。禁門未開。不好出城。特覆台旨。蔡京道。天明速去拿來。不可遲悞。幹辦應諾而去。蔡京道。盧師越我怎地看覷你。不肯用心。把我小奶奶藥死了。盧師越跪着說道。太師爺在上。小人深蒙垂盼。雖粉骨碎身。恨不能

報。怎敢不用心。只是昨日小人並不參贊。也不診視。脉理通是安道全主張。太師爺親見的。蔡京道。住了。你同是太醫院官。若見他差悞。就該阻當。怎緘口不言。致傷我愛姬。倘龍駕有恙。也可坐視不救麼。盧師越道。安道全是神醫國手。豈有差悞之理。他有隱衷。要謀害太師爺。故先下此毒手。蔡京道。你既知他隱衷。要謀害。怎昨日不稟明。盧師越道。見太師爺要進朝議事。其說甚長。急切不能上稟。蔡京道。你且起來。講。盧師越外起。說道。前日奉旨差往高麗醫國王的

病盡是他主持幸得安痊不消說了他對高麗王道
 主上荒淫任用羣小交通大金共破遼國將來禍不
 旋踵宗社丘墟大王何不起一旅之師乘機取其疆
 土此是輸情外邦了海中船覆撈救的人就是梁山
 泊反寇李俊診他太素脉說非常富貴位居九五之
 尊我願為輔那李俊即稱平宋王此是交結叛寇謀
 反了及至回來與樂和寄信到登雲山係立阮小七
 指斥乘輿喊道就是趙官家也喫我一頓拳頭那盧
 師越把說話頓住了蔡京問道那什麼盧師越只得
 說道蔡某奸賊碎割了他方快我心這是毀罵君相
 了小人句句可以對質蔡京大怒道我只道他偶然

弄字一頓
 音石頓
 頓見

鎮殿大頭
 日

差。便。送。去。開。封。府。警。戒。一。番。誰。知。輒。敢。大。膽。如。此。作
 為。叫。寫。本。的。把。安。道。全。輸。情。外。國。結。連。反。寇。毀。斥。聖
 駕。謀。害。大。臣。的。密。揭。飛。馬。遞。到。掌。東。廠。太。監。胡。公。公
 處。速。令。進。呈。取。旨。處。以。極。刑。便。來。回。話。寫。本。的。應。諾
 火。速。起。稿。蔡。京。對。盧。師。越。道。我。錯。怪。了。你。聖。旨。下。來
 處。治。了。他。就。堅。你。掌。大。醫。院。事。盧。師。越。叩。頭。謝。恩。回
 去。蔡。京。一。面。厚。殮。小。奶。奶。自。不。必。說。看。官。從。來。九。流

盧師越也
 只為此

賢轉折
者言可佩

術士。慣。要。五。毒。推。排。小。人。故。套。不。足。為。怪。那。虛。師。越。
妻。非。貝。錦。陷。人。死。地。聽。言。者。但。喜。其。巧。言。如。流。阿。諛。
尊。奉。不。知。如。花。如。玉。的。一。個。美。人。被。他。輕。輕。斷。送。了。
然。君。子。出。言。亦。不。可。不。慎。明。知。讒。人。在。側。慷。慨。激。烈。
論。及。時。事。被。他。印。記。在。心。安。道。全。也。是。自。取。其。禍。昔。
賢。曾。有。一。首。古。詩。嘆。息。道。

良金不範。美玉不剖。君子修身。渾樸自守。
危行言遜。禍免生肘。金人示誠。三緘其口。
鴻飛冥冥。弋人何有。

把閒話丟過說那蔡京密揭送到東廠進呈那道君
皇帝聞着蔡京的屁也是香的見許多危詞豈有不
准御筆親批道安道全着大理寺勘問嚴刑究擬具
奏大理寺奉了聖旨仰開封府提解差官坐守公文
到開封府不敢遲緩喚緝捕使臣火速拿到分付道
大理寺奉着嚴旨要緊欽犯不比等閒要限時刻到
的問陰陽官這時辰牌上是甚時候陰陽官回覆道
已時初一刻府尹道若過午牌不到你們俱是死數
退堂去了緝捕使臣領下台旨叫齊做公的到安道

全寓所去拿只見蕭讓與金大堅閒談見緝捕使臣
走進來舉手道列位何來使臣道我們是開封府要
尋安先生的金大堅道敢是請去看病使臣恐怕說
急了放他走脫乘機答道便是金大堅道昨日到城
外拜客不回敢待這早晚就來哩請寬坐一回使臣
丟個眼色做公的會意將前後把定使臣坐了好一
會有些心焦一個探頭望着日色說道已過午牌了
再擔延不得待到裏面一尋蕭讓道各有內外怎麼
恁般性急使臣道二位不知安道全是大理寺奉聖
旨勘問着開封府提人不是當要的蕭讓金大堅纔
着了急道既然如此列位自進去尋使臣不容二人
轉身押到裏面各處搜尋只除地皮不翻過來眼見
得不在使臣要二人到開封府回話金大堅道各
人自己的過犯與我們有甚相干要去回話使臣焦
躁道一家有罪九家連坐何況同居的好朋友方纔
老爺坐在堂上說若過午牌不到你們都是死數難
道與我們有甚相干是該死的蕭金二人出于無奈
只得隨到開封府尹見午牌已過不見人到又陞

堂等候使臣稟道安道全知風先遁沒處勾拿拘得同寓蕭讓金大堅二人回話着他身上追究自有下落府尹見二人不跪問道是什麼樣人蕭讓金大堅打一恭道是供奉職員府尹道安道全是叛逆重犯你怎的放他走了蕭讓道他奉差回來往各家探拜昨日出城竟不回寓這是密告何人先曉怎說放他府尹道與你們同住次知踪跡若根尋出來你二人身上便無事了金大堅道他無家無室那裏追尋將尹道我不管聖旨勅大理寺勘問解到那裏自去分辯速喚該房備文申解蕭讓金大堅叫苦不迭正是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天下這樣的事也是長有的不知後面如何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是一部中最弊緊處李俊既到金鼉遠隔茫茫大海掉轉極難所以翻海舶而救安道全從新收拾山東河北無數人物也○盧師越畧點染奏撮幾句便成天大之禍莫說蔡京卽正人君子聽之亦當動念三言投杼良非虛語

元人遺本

第十四回

安太醫遭讒先避跡 聞叅謀高隱名賢



話說安道全出了相府想前日奉差時諸大老多有
賤贈如今正務已完好到各家探候回寓帶些高麗
紙扇之類街上僱一個小開的兒跟了到城外拜張
尚書款住接風宿了一晚次爺進城就去拜宿太尉
入朝未回就打發跟的小馬坐在客座等候宿太尉
午後纔回安道全上前叅拜宿太尉連忙攜手竟進
書房內坐定太尉道你可知蔡太師嗔你藥死他愛

映乏人

應用脚色

前傳天然

俱有粘末

便是

妾密揭奏你輸情外邦結連反寇許多說話已發大理寺勘問了安道全如劈頭冷水一澆滿身發抖半晌答道並無此事太尉道有個對頭是醫官盧師越安道全方省得被阮小七斥辱之事懇求道醫士從高麗回來海中翻了船幸得舊友李俊救起送行李盤纏得回果是與樂和寄書到登雲山與孫立盧師越被阮小七呵斥了幾句這是有若說藥死他小夫人醫士有起死回生之術這般病症那樣藥方怎麼會死這個緣故一些不知求恩相憐憫垂救宿太

尉道別的事還好主張這是奉着嚴旨又是蔡太師先進了密揭怕一時分解不來要留在府中恐一時漏泄蔡太師見怪你不可回寓出京遠避再看機會與你分理安道全只得垂淚作別太尉道且慢待我送些行李盤纏方好遠行分付院子取幾件衣被包裹好了五十兩銀子來不多時院子取到安道全感恩拜謝要走太尉道且慢大聖寺仰開封府提人拿你不着定然城門上要盤詰你可換上衣帽做承差打扮叫院子送你出城原到南方去安道全千恩萬

謝而別。同院子到封丘門，果然守城門的官校奉開封府明文緝拿欽犯安道全，凡出入的俱細細盤問。見安道全院子出城，認得是宿太尉府中不敢細查，直送至郊外，謝了院子，背上包裹惶惶似喪家之狗。正值隆冬天氣，朔風凜凜，白日無光，衰草連天，黃沙捲地，好不悽慘。他原是文弱的人，不慣走長路，思量僱個頭口前路，又無定向，寫到那裏只得一步挨一步，慢慢的走到晚，投下客店，打一角酒，一頭啣一頭，想道：早知有這場是非，淹死海中，倒也乾淨。金鼈島。

東江澤陽
江上風聲

早知如此
不如住在
梁山一椽
轉念可見
造次顛沛
之難

是個好去處。李俊留我不來，也罷。那李俊將來必然發跡，只是遠隔海洋，怎好過去？沒來由與樂和寄信連杜興恰是兩番了。登雲山雖可容身，我已跳出火坑，怎地又走進去？胡思亂想了一回，喫完酒，炕上宿了早起，五更又行，離東京不上六七十里，只見兩個人趕上來，叫道：安先生，你到那裏去？安道全喫了一嚇，回頭看時，却不認得。支吾道：我自姓李，要到南邊去。一個笑道：不要瞞我，是宿太尉府中幹辦。昨日太尉叫院子送你出城的。安道全道：我一時慌，追失瞻。

得罪了二位可知我出城之後開封府有人到府中尋訪麼幹辦道開封府有這樣大膽敢到府中尋訪只是貴友蕭讓金大堅拿去解到大理寺了安道全跌足道怎好累他二人如今二位到那裏去答道太尉差到杞縣下書明日就回的只在前邊分路安道全道自己脫逃帶累別人心上過不去我要寫一封書謝太尉并懇周旋二人求二位帶轉去幹辦道你的事重不好分解他二人不過着他根尋太尉自然肯用情的把手指道到那酒肆中打了中火你就寫

起書來三人走進店中喚酒保拿過酒餉劈了安道全借筆硯寫了書柬取一兩銀子送與兩個把書呈送太尉又算還酒錢出門不上三里路兩個自分路去了安道全聞了此信又增憂悶一發走不動捱了十多日方到山東地面若有牲口一日走兩站客店是有定所的他是步行隨路宿歇看見日墜西山路上人少巴不到宿頭肚中飢了脚又酸疼問到歇處還有十里長吁短嘆又過一二里望見一座郵坊官道旁有一所庄房門前兩三株古木屋背後枕着山

獨樹老夫
家伊人宛
淨

剛左邊一條小石橋滿潤的冰漸有一老梅橫過間
來尚未有花一羣寒雀啄着蕊兒見人來一閃飛去
裏邊走出兩三個小童袖着書包回去隨後有個人
出來關門高巾道服骨格清奇安道全向前拱手道
在下是過路的不合賤體羸弱一時巴不到宿頭斗
膽欲借貴庄權宿一宵房金明日拜納此時夜色朦
朧月光未上識不出人那人對面一看見他氣象儒
雅又且說得恬淨答道是斯文人不妨只是荒僻有
慢請進裡邊來安道全隨入草堂作揖坐下裏面小

厮點出燈來放在桌上兩個面龐相對看得仔細那
人道尊駕可是安先生曾在東京會過安道全有事
在身上的不敢即便應承便問足下上姓厮孰得
緊那人道小可便是聞煥章安道全方纔放膽道久
違芳範一時稱呼不出在下便是聞煥章大喜重復
施禮進去一晌方如獻茶說道安先生你供奉朝廷
王公大人不時晉謁車馬盈門怎生獨自一人來到
這裏安道全道奉旨到高麗療瘡了國王的病回到
海中翻了船險些傷了性命幸得有人救起名利之

一是貧家
客到光景
一是通知
女兒喜得

心已冰冷了。思量回到敝鄉。圖個安閒。不想得遇台兄。連日客塗。心緒不寧。今晚可以穩睡了。又道台兄與高太尉交厚。何故却在此間。聞煥章笑道。那裏什麼交厚。勢利而已。生無婦骨。曳裾侯門。非我所願。來此避喧求靜。教幾個蒙童。度過日子。倒也魂夢俱安。談論之間。小廝捧出酒餚。相對而飲。聞煥章道。先生此來自非偶然。昨夜先有吉兆。小生無子。單生一女。年已長成。性頗端莊。拙荆亡過。主持中饋。全虧是他。不意得一奇疾。白晝昏沉。終夜不寐。肌膚憔悴。飲食

減進。又且獨言獨笑。精神恍惚。遠近無有名手。再醫不好。幾遍要來迎聘。先生恐貴冑不能遠來。又家寒難措。輿從之費。所以未果。今日從天而降。小女可以得生了。安道全道診脈。必須平旦。自當効力。兩個俱是高人情投意浹。飲至更餘。用過晚飯。引至書房。安歇。土垣茅屋。紙窗木榻。蒲酒無塵。又啜一杯茶。聞煥章叫聲。安置。自進去了。安道全連日勞頓。客店裏未免有些戒心。此間高枕無憂。一覺睡去。直至紅日三竿。方纔起身。梳洗畢。馬過早膳。聞煥章迎進臥室。聞

小姐在帳幔中伸出玉腕來。安道全調和氣息，細心體認，審過左右手三部九候，說道：「脈理已明白了，只是古方書上說得好病有四要，望聞問切，不揣要，看小姐面龐一看，是何顏色，方可定那藥案。」聞煥章教養娘揭開帳幔，安道全畧看一眼，面如滿月，眉細目清，好個福相。只見色帶浮紅，同到書房內，論道：「小姐這症是七情所傷，以致神魄失守，陰陽互格的症候，須得一月之功，方得全愈。」聞煥章道：「先生真神人也，果是荆妻亡過，小女至性過人，終日悲泣，以致如此。」

昨晚不曾說完，小女病劇，小可望空祈禱，夢一天女對我說道：「明日天醫星至，病自得痊。」後爲一國之母，不可輕許了人。今得道兒，驀然枉臨，豈不是天醫星國母之言，只是未可深信。小可寒素之家，那有貴戚來聘，若是眼前這班權要富貴，又不在我眼上的安道全道：「令愛脈理清而純，相貌慈而厚，自配大貴之夫。天緣必然湊合，不必挂懷。只是藥餌不備，怎處聞煥章道：「不難，此間離東昌府只有二十里，應用的藥先生開出來，遣人贖來，便是。但要屈留一月，唯恐歸。」

思難阻。又且簡褻有慢。安道全道既蒙見委。自當始終其事。聞煥章大喜。開下藥帳。教人到東昌贖了回來。製炮得法。服下去。便覺寬舒。晚間熟睡。安道全恐露圭角。只在書房靜坐。再不出門。將及一月。小姐病已全愈。精神倍復。安道全要作別。起程。聞煥章留住道。小女得先生神功治療。已得再生。無恩可報。正當殘冬臘月。道路寒凍。行走不便。盤桓幾時。略等天氣和暖。少盡芹意。方好送行。安道全稱謝。住下。與聞煥章朝夕談心。知是正人君子。說也無碍。將身上的事

盡行吐露。聞煥章道。既然如此。一發不可就。行先生被小人讒譖。都是有影無形的事。且再消停待我。央人到東京探聽。若得寬解。回到仙鄉。方爲安穩。安道全因此放心耐住。一日臘盡春回。大雪初霽。聞煥章道。橋邊那樹梅花。漸開。我同道兄到門外。一看何如。安道全欣然而出。兩個站在小橋上。疎影暗香。自甘清冷。屋後山岡積雪如銀。背着手翫賞。安道全驀然回過頭來。見兩個人帶着行枷。背後兩個公人提水。火棍劈面撞見。吃了一驚。却是金大堅。蕭讓。金大堅

在前叫道安。蕭讓連忙搖頭接口道：張員外恰在此相遇。正要附個信兒，借一步說話，走遠了二三十步，附耳道：前日開封府使臣勾拿兄長不見了，便要我兩個回話。府尹不准訴理，申解大理寺，拶逼得緊，幸得宿太尉申救，從輕發落，刺配沙門島。又分付解子不許難為，只是兄長囊中藥資衙門內都用盡了。安道全踉蹌道：小弟那日去拜宿太尉，方曉得被虛師越說謔，又換過我定的藥案，毒害蔡京愛妾，故此深恨。密揭奏聞，置我死地。宿太尉叫不要回寓，贈衣服。

盤纏送我出封丘門，路上逢着他府裏的人，聞得連累兩位，寄書囑託，行到這裏，會見聞叅謀留住，治他令愛的病，故此耽住。我起初只道牽連兩位，幾日自然無事，不想深累至此。我自身做事，自身去當，就一同到東京，挺身認罪，釋放兩兄。蕭讓道：不可，我兩個不過是干累人，罪名還輕，兄長若去，性命必然不保。况累已過，罪滿回來，再圖出身，所以金兒叫出尊姓。小弟搖頭接叫張員外，安道全道：聞叅謀是正人君子，通曉得的，同解子到裏面一坐，好談心曲。蕭讓走

請全自改
避李蕭讓
文喚姓張
寫出忠難

回對解子道。適遇鄉親張員外。要寫封書信。有屈暫
停片時。四人同進草堂。聞參謀會意。忙備酒飯。寒風
凍雪。路上辛苦。解子見了熱酒。流星匙月的。喫安道
全。又殷勤相勸。不覺沉醉。聞煥章道。天色已晚。到宿
頭。還有十餘里。不妨在此草榻。兩位是故友。可以擔
待的。解子醉了。正走不動。趁便說道。兩位有宅眷在
京。況且宿太尉囑付過的。我們公人也看好歹。只恐
打攪不便。就先喫飯。到房內安歇。四個人再添酒。餚
喫了一會。安道全致謝道。我命運乖蹇。遭此奇禍。就

死也是該的。牽累兩位兄長。于心何安。金大堅道。朋
友們義氣爲重。替死何妨。只有賤眷們在京中無人
照管。未免寒心。聞煥章道。小可有個見識。小女幸得
安先生醫好了病症。無可報効。今日兩位既爲安先
生牽累。小可理當分憂。兩位長兄。倘不修起家信來。
小可親自進京。接了寶眷來。與小女相依。日後遇赦
回來。重復完聚。尊意若何。蕭讓道。見是古德君子。可
以托妻寄子。若是恁地。我們到沙門島也安心了。喫
過晚飯。二人各自修書。安道全取三十兩銀子。送做

曲曲折折
收拾擔水
良工苦心

盤費說道待聞先生接到寶眷安頓好了我去泰安州進過香疏來島中相會當夜宿歇五更又喫酒飯洒淚而別過了兩日間煥章收拾行李要到東京安道全修一封書去謝宿太尉聞煥章到京把蕭金家信與二位娘子說知來意次日參謁宿太尉呈上安道全書札太尉拆開看了說道難得足下如此高誼去對安醫官說事雖冷了尚未可出頭近因朝廷與大金通好謀伐遼國蔡太師日進朝堂共議軍國大事無暇料理細務我又向大理寺講了故此蕭讓金大緊得從輕刺配不然要問連坐的罪名哩煥

安道全蒙太尉深恩蕭金二人又得垂救啣結無既太尉道本欲留足下小飲也要進朝堂議事不敢有屈了叫院子取書儀相送聞煥章拜謝出府到蕭金寓中二位娘子束裝已完催兩乘車子坐了自已跨上牲口取路到東昌往返一月有餘且喜路上平安到了莊門下了車子各收細軟包裝進去原來蕭讓也有一女年方二八容貌秀麗姿性聰明女紅鍼指無件不精更兼父親教他文墨皆通二位娘子俱各

水滸傳 卷三
賢惠平日同居如妯娌一般安道全見過禮聞小姐接進口稱嬌嬌甚是親熱見蕭小姐才貌互相敬愛親姊妹一般真是異姓骨肉和順得緊聞煥章對安道全說道宿太尉說京中事務雖是冷了還要隱秀前日與大理寺講了蕭金二人故得放鬆他又送書儀與我朝廷新與大金通好不日出兵夾攻遼國都是童貫王黼主張滿朝文武知非良策那個敢開口諍諫恐不日有一番大變故蕭金二位娘子出京倒好備日後有事女流之輩怎好支持安道全道多虧

先生爲着小弟費一番跋涉真是古人所難蕭金兩嫂已到貴莊萬分安妥了天氣和暖東岳聖誕已近小弟進過香去沙門島回覆他一聲明早就行聞煥章知留不住置酒送行蕭金二娘子道伯伯進過香千萬到那邊一看有個家信煩伯伯捎去我們有些積蓄可以度日不必挂念安道全又囑付一番謝過聞煥章五鼓起身背了包裹竟向泰安州進發行了兩三日晌午時分走得飢渴道旁見座小酒店進去揀副座頭放了包裹叫打角酒來有什麼素菜點心

一發要些酒保取角酒一碗麻辣燒豆腐一盤素捲
蒸喫完了正要起身會鈔見兩個人也進店喫酒叫
道張員外你到那裏去安道全看時却是解蕭金二
人的解子答道我到泰安州進香二位到沙門島恁
地往回得快解子道不要說起經過登雲山下撞出
一夥強人劫了兩個秀才上山要殺我們原來那秀
才和強盜是一般的人看來是舊相與虧他二人力
救饒得性命那大王倒好賞二十兩銀子與我們做
盤纏打發回來員外去進香路上香客正多哩安道

全別了出門尋思道他二人在登雲山權且安身省
得到那沙門島經這風浪我進過香就到登雲山看
他又想道神行太保戴宗聞得在岳廟裏出家尋着
他便好作寓又行兩日到了泰安州尋問戴宗果然
在嶽廟裏厮會着戴宗不勝之喜問道安先生你在
東京供奉怎得到此安道全道有許多曲折一言難
盡便把前邊事跡說了今特來進香戴宗道皇天再
不容人安閒的似先生這般高品又惹出事端我所
以看破了納還官誥誓不入名利場中出了家儘是

散誕今日是三月廿六日，且消停一日。後日早上進香，擺設素齋相待，共談心曲。安道全道明日總開在這裏，聞得海中日出甚是好，看戴宗道只要起早些。說罷就寢，到五更戴宗引安道全到日觀峯上。其時尚早，星斗爛斑，海中墨黑，停不多時，見一道紅光從海底透上來，霎時霞光萬道，一輪紅日湧上，照滿乾坤。無一點烟霧，兩人坐在大石上，漸漸看見升起數丈方，走下峰來，下面還是黑黢黢的。早飯後各處偏覽勝跡，廿八日三更聽得一派仙樂，與聖帝上壽安

一篇日
風

發語包括
氣象肅穆
怒退燕青
雪中鴻爪
看無間

道全沐浴更衣，捧了信香，同戴宗到嘉會殿的山門前，望見上山進香的一帶火光，是有數十里遠近。火龍金蛇一般，霎時間入山人海，擁擠不開。龍香寶炬，瑞氣氤氳，果是萬年香火。禮拜已過，不得殿來壘臺上。原有教師，只是沒人放對。安道全道當初燕青與任原相撲，何等氣槩，今皆烟消灰滅了。可歎可歎。回到廟中，對戴宗道：院長，你昨日說皇天不許人安閒，你看那輪紅日，東升西沒，萬古奔忙，天也不得安閒。哩人，要見機得安閒處，且安閒。我在朝廷供奉往來

水滸後傳

卷三

三

元人遺本

都是王侯貴戚。鑑貌辨色。鞠躬盡瘁。有何意趣。倒不如院長放下名心。逍遙自在。在我一時。口直被人讒譖。若無宿太尉救拔。送我出城。已作刀頭之鬼。自己受罪。是應該的。又連累別人。拋家失業。心上大不過意。如今把他家眷安頓好了。到登雲山。回覆一聲。重到這裏。和院長出了家。做了道士。雖不能羽化登仙。眼前落得清閒。況久混紅塵。受盡波查。還不得乾淨哩。戴宗道。安先生。你有妙術在身。四方相求的多。那容你自在出家。只怕到登雲山。弟兄們就不放你轉身。哩。且再消停幾時。慢慢去會他。不遲。正叙論間。見香火道人來說道。本州太爺來拜院長。戴宗道。爲甚麼事來拜我。安道全道。恐怕爲我身上事。戴宗道。未必。你且在後房看他來。有何事故。有分教。兵戈動處。搖山嶽。羽檄交馳。見廢興。不知州尹畢竟來怎地。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寫得兩賢相遇。並無齟齬。蕭金不出怨言。聞煥章慨然託妻。寄子世人。盡若此絕交論。不必作矣。岱頂觀日出。一段高懷遠想。稗乘家無此寄。

托

第十五回

大征戰耶律淳奔潰

小割裂左企弓獻詩



話說安道全與戴宗閒談，忽聞泰安州太守來拜安道全，退入後房。戴宗出迎，上前參謁。太守拖住道：「尊駕曾為朝廷建功，雖不願受職，亦應除都統制之銜。文武並職，豈有行這個禮？」目今童樞密鎮守北京，會金兵破遼，知尊駕有一日能行八百里之具，奏過聖上，原授都統制之官，屈到軍前効用。本州親賫勅命，在此戴宗謙讓道：「治下原係兩院節級，為宋江之事，」

幸上梁山幸受招安立有微勞征方臘回來納了官
蓋出家年非少壯豈能任此望台相申覆童樞密繳
了勅命實感大德太守道聖旨既下誰敢繳納况童
樞密顧望已久本州爲此親來勸駕欵限甚緊速行
勿悞叫左右放下勅命上馬而去戴宗呆了半晌走
進對安道全道這冤孽帳又來了如今怎處安道全
道果然皇天再不許人安別太守親自來請若不去
必然見罪沒奈何只得再混一混小弟卽此告別了
戴宗道上帝難違我也明日到州裏辭過太守只得

啓行再圖後會又共飲幾杯素酒快快而別不說安
道全到登雲山單話戴宗次早見過太守結束行囊
若論都統制職官該有跟隨的因他有神行之術那
個趕得上原是舊日打扮從山東取路到河北不消
幾日到了大名府尋寓所安頓明日辰牌轅門上遞
了稟揭童貫升帳喚旗牌官傳進戴宗參謁已畢童
貫好言撫慰道本樞久仰神術奏聞奉旨加授職銜
日下用兵之際凡各省文移往來恐有稽遲特取爾
傳遞功成之日叙題陞賞你可盡心供職戴宗道卑

職已出家爲道士。蒙恩相見，擢本州官。自來催促就道，備立微勞，望恩相原，放還山童。貫道你旣厭塵俗，破遠之後，就題授本宮提點，便了。戴宗拜謝而出。原來這幾日，童貫正遣趙良嗣持書至金，其畧云：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信介，宣布函書，致罰契丹，逃聞爲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誠意不渝，當如來約。已遣樞密使童貫勸兵相應。彼此兵不過關，歲幣之數同于遼。

金主看了道：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趙良嗣，拜諾而回。奏聞道君皇帝大喜。道卿可謂國之良棟，可速去與童貫出師，不可失了大金之約。兵馬錢糧任從調用。趙良嗣謝恩而出。道君皇帝卽到上清寶籙宮，聽林靈素講道經，鋪設大齋，謂之千道會。林靈素道：天有九霄，惟有神霄最高。玉清上帝之長子，王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蔡京卽左元仙伯，王黼卽文華吏童，童貫卽褚慧下降，其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林靈素又說他是九華玉真仙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賞賚無算。其徒

美衣玉食者，幾二萬餘人。那時郭京亦同王朝恩回京，復投在門下，十分用事。不說道君皇帝尊崇道教，再說金主與宋朝盟約之後，卽起領國之兵，命粘沒喝爲大將，至混同江上，夜眠就枕，像有人搖醒他，一連三次，金主驚醒道：「這是神明警我。」下令三軍鳴鼓，舉燧而行，到江邊，無船可渡。金主騎赭白龍馬，徑到江中，傳令道：「看我鞭梢向那裏，就依着走。」大軍果然跟了水，纜沒到馬腹，上了江岸，遣人回到渡處，一探，深不見底。軍士踴躍大呼道：「這是真命天子了，到了！」

正史
西回卷從

界口那遼國大將蕭嗣先統兵十萬，扎營拒守。見金主領兵到來，列成陣勢，三通鼓罷，蕭嗣先立馬橫刀，說道：「汝向爲大遼屬國，何故與宋朝結連，倒來侵犯？」金主笑道：「你家氣運已絕，特來捉你昏君。你若識得天命，快下馬投降，免你一死。」蕭嗣先大怒，一刀砍來，粘沒喝挺鎗接住，鬪了五十餘合，未分勝敗。忽然西北上大風倏起，飛沙走石，塵埃蔽天，遼兵不能開目，各自奔走。蕭嗣先被粘沒喝一鎗刺于馬下。金主揮鞭趕殺遼兵，大敗。金主乘勝趕去，追到黃龍府，有遼

國都統軍蕭敵里守住金主四面圍困率兵攻打蕭敵里抵當不住棄城而走金主領兵佔了黃龍府與粘沒喝兀朮四太子勃董商議道我自起兵已來所向無敵如今兵精糧足拓地萬里我意欲建號稱尊你道何如粘沒喝道遼主闇弱勢如破竹幽燕之地唾手可得宋朝主驕臣佞雖有盟約他日乘便進取中原疆土不日是我们的情況且前日在混同江神明警示馬渡深淵明明是天助我們亟宜行事金主大喜遂稱皇帝改號收國元年金主道遼以賓鐵爲號

取他堅固意思賓鐵雖堅到底變壞只有金子不變不壞的金是色白我姓完顏尚白國號大金改諱爲旻卽位于虎水之上羣臣畢賀郊天祭地大賞三軍連夜催兵進發不題宋朝聞得金主大破遼兵卽加童貫爲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以開府儀同三司蔡攸爲副趙良嗣爲監軍侍御史點羽林軍二萬夾攻童貫升帳與蔡攸趙良嗣計議道金兵已破黃龍府建號稱帝遼國看看難支我這裏興兵直過白溝河事不宜遲趙良嗣道遼涿州留守郭藥師與卑職結盟

好友待甲職差人送一封書去他必解甲來降若得
了涿州遼國已失左臂破之何難童貫道既然如此
你作速差人去趙良嗣即修了書星夜送到涿州那
郭藥師看了即便回札約大兵到涿州開門相待童
貫見回書郭藥師已肯投順即統十五萬大兵同蔡
攸趙良嗣直到涿州郭藥師郊迎進府童貫握手安
慰道公知天命一日來歸真是英雄識量本樞即刻
奏聞除授顯職郭藥師道樞相威震遠近末將久已
要來歸附又有好友趙良嗣先在幕中敢不箠食虛

漿以迎王師但遼國大將蕭幹統精兵在良鄉必來
相爭樞相宜先發制人蕭幹自然束手就縛童貫即
遣劉光世趙良嗣領兵五萬郭藥師爲鄉導直抵良
鄉蕭幹領兵出戰兩邊排成陣勢劉光世出馬那劉
光世是劉延慶之子勇力過人廣有謀畧後來爲中
興良將所謂張韓劉岳也蕭幹更不打話衝殺過來
劉光世接住戰了三十多合郭藥師趙良嗣分兩翼
兵衝進遼兵大潰蕭幹虛搥一鎗落荒逃走乘勢奪
了良鄉縣把兵屯在不題且說蕭幹敗回見遼主道

郭藥師據涿州降宋童貫率師奪長鄉臣抵當不
住乞主上御駕親征庶可保全疆土遼主道金兵已
破遼左直抵城下勢甚浩大雖是親征兩頭夾攻首
尾難救如之奈何丞相左企弓奏道宋朝向與本國
約爲兄弟不若遣人到童貫處原修舊好緩了宋師
方好拒敵金兵遼主依議就差官到童貫帥府把書
投下童貫看道

金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
利棄百年之好親強暴之隣啓他日之禍謂爲

得計可乎救災恤隣古今通義唯大國圖之

童貫看罷與諸將計議趙良嗣道垂成之功豈可毀
于一旦况與金國定約又與遼國通好沒有這個道
理童貫不許把使臣推出轅門遼主見童貫不肯心
中惶迫蕭幹道事急了須背城一戰不可束手待斃
遼主不得已盡點國中的兵尚有二萬扎一行營等
候交戰金主通知童貫遣精沒兀木勃董幹離不分
爲四隊自領鐵騎做中軍童貫也差劉光世辛興宗
郭藥師趙良嗣分作四隊自部中軍四面八方佈定

漫山遍野盡是兩國之兵，鳴金伐鼓，吶喊搖旗。遼主見了，憂惶無措，只得乘馬出陣。左有蕭幹，右有左企弓，未及接戰，金主領鐵騎直搗中營，八營兵馬一齊衝突。遼兵膽顛心驚，無心戀戰。蕭幹護了遼主，并蕭太后突圍出奔天德。丞相左企弓率領文武表降金主事。已大定，那童貫就遣郭藥師進京奏捷。道君皇帝大喜，設太牢告了宗廟，受羣臣朝賀。宜郭藥師進後苑，如春殿，玉音加勞。道卿知順逆，首建大功，百年遭寇，一旦銷滅，朕之本願足矣。特授卿爲宣撫使，知

燕山府知事。郭藥師俯拜庭下，泣謝道：「臣在遼國聞大宋皇帝如在天上，不圖今日得覲龍顏，實爲萬幸。」頓首謝恩。道君皇帝道：「燕山府與大金爲界，卿可盡心防守。郭藥師道：「敢不竭力效死。但前日在海上與大金定約，燕雲十六州之地復歸于宋，今疆界未明，乞差趙良嗣同臣到大金分畫已定，再來復命。」道君皇帝道：「卿能若此，真是社稷之臣。」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賜之。又張水嬉在金明池，使他縱觀，并賜甲第。姬妾傳諭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寵遇甚隆。郭藥師謝

恩而出回到燕山同趙良嗣領了勅旨來到金國朝見金主致道君分界之旨并求營平樂三州金主道初與宋約營平樂非石晉所賂故地乃劉仁恭所獻的特與燕雲六州其是薊景檀順涿易趙良嗣道臣由海道與陛下矢約原許山前後十六州今若如此信義何在金主道汝出兵失期燕雲是本朝兵力攻下租稅當輸本朝趙良嗣因道租稅隨地豈有一邊管地一邊收糧的金主道燕租六百萬若要全得輸我代稅銀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我提兵按邊

平樂就要做邊境也不可得了只因這時遼相左企弓以詩獻金主其末句云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金主細思忿然作色遣趙良嗣郭樂師回朝定議畫定疆界置權場交易每歲舊輸四十萬之外又加代稅銀一百萬遣使賀正且生辰金主下令班師凡燕雲金帛子女職官富民盡數掠去唯剩空城而已朝廷以復燕雲之功加王黼太傅封楚國公蔡攸少師封英國公童貫太尉封豫國公趙良嗣為延康殿學士自此兩家和好息境安民不在話下昔

賢有詩嘆曰

澤國江山入畫圖 生民無計樂樵蘇

憑君莫話封侯事 一將功成萬骨枯

全回正史 歸結戴宗 身上運實 鳴虛

話說童貫封了豫國公還朝十分威赫那戴宗奔走傳檄受盡勞苦幸得大功已成息兵罷戰見童貫稟道卑職蒙樞相丞相用日夜辛勤今得平靜樞相已建白世之功之功准卑職還山童貫道我知你積有功勞業已題進呈不日旨下就是泰安州本宮提點再候幾日領了勅詔回去只是還有一角緊急文書投

地 為 瑞 敬

到江南建康府領了批回來聖旨也就下了戴宗推辭不得只得領了文書回到寓所次早結束了換上多耳麻鞋取四個甲馬縛在腿上如騰雲掣霧一般走去見天色已晚投着客店取下甲馬把紙錢燒化了討些素酒飯喫過上牀安寢辛苦的人便勦勦睡去忽有一黑凜凜大漢推醒道我奉宋哥將令和你到一處去戴宗看時却是黑旋風李逵忘了魂已死說道哥哥有甚將令李逵道你且起來與我也縛上甲馬前番請公孫勝時被你作耍怕了我再不喫牛

幻出一段
奇文不使
金碧世界
久成寂寂

肉哩兩個出了門挽手而行忽行到大水漫漫一望
無際戴宗道恁般大水怎麼去得須尋個船渡過李
達道不消船你跟我來踏水如登平地到一國土宮
室壯麗金階下陞文武班齊有一王者坐在殿上李
達道同你進去戴宗道這是甚麼所在好輕易進去
李達道少不得你也到這殿上坐我却不能勾了戴
宗偷看時却有些認得又一時叫不出李達要拖進
去戴宗不肯李達圓睜怪眼喝道你這厮好不忠義
哥哥的將令到不遵却與童貫這奸賊遞文書麼

間拔出雙斧劈面砍來戴宗一閃醒來却是做夢尋
思道好不詫異為甚麼夢見這李鐵牛他怪我與童
貫遞文書他是個直性漢子死去還恨那奸黨我也
是没奈何又說這殿有你坐解說不出夢是幻境且
自由他聽得雞鳴起身梳洗算還了房錢出門又走
不消四五日已到建康寺個寓所安歇次日換了大
帽箭衣軍官打扮到建康府投遞文書見批文上是
都統制太守不敢怠慢延至後堂分賓主作揖送座
留茶請道台臺親臨本府速行備辦五日後定然有

回文少停有薄儀專役奉上戴宗致謝知府送出儀門戴宗又換便服各處游玩到第二日本府有兩副孔目前日解錢糧到童貫軍前與戴宗厮熟又周旋款待了他聞得戴宗來遞文書要還個禮到寓所探望就邀到府前大街上酒館內有新到姑蘇的梨園演得好院本搭一桌兒酒相款三個人剛轉出大街見四五個大漢扭住一個人罵道這有名的強盜到這裏欺負人同你去見太爺那個人掙扎不脫戴宗劈面一看叫道蔣兄弟你爲甚與人厮鬧那人擡頭

金陵書

見是戴宗喊道院長救我一救這班白日鬼賴了我貨物反毒打我要扯我到官戴宗道放手那爲頭的。大漢道誰要你管這鳥事只是扯着走兩個孔目喝道你這厮忒煞無禮這位是童樞密差官怎敢無理還不放開那大漢認得本府孔目只得放了道且慢慢和他講揚揚走去那人正要分訴孔目道既是統制貴友同到館中坐定慢慢的講一把邀進酒館正面設一席盛酒孔目送戴宗與那人上坐兩個孔目東西列坐館中擺滿酒席因孔目分付留這正席候

到了梨園子弟方呈院本酒過三巡戴宗道兄弟你
幾時到這裏和這千人費嘴你道那人是誰便是神
算子蔣敬潭州人氏蔣敬道小弟不願爲官回到家
裏閒坐不過拿些本錢到四川販些藥材到建康發
賣這大漢叫做中山狼甘茂是本地破落戶專一措
賴客貨行兇健訟牙行忌他威勢除把他黃連川附
其銀一百兩約定十日之後完銀豈料三個多月不
見一釐要討起帳到湖廣賣米心焦得緊早十和他
討取他平白地生出一片話來道在梁山泊時劫了

他千金贖本。這千無賴。亂打。扭到建康府。要太守
解到東京。你道有這道理麼。戴宗對孔目說道。我這
兄弟。姓蔣名敬。也受了招安。征方臘有功。也該授統
制之職。他納了官誥。守本分。做些生意。這裏光棍賴
了他貨物。生造這無影的話來。少不得後日領批。起
要辭謝太守。追本正法。還要使兩位做主。孔目道。這
甘茂幾番。闖禍。府尹也曾處他。再不改過。統制先說
了。少不得要我們錄案。孔目決斷。追還銀兩。問他一
個大大的罪名。如今且斟酒。戴宗蔣敬致謝不已。直

飲至更餘方散。戴宗對蔣敬說道：「你同我宿了明日去稟太守，又謝了孔目，同到寓所。」蔣敬道：「兄長，你在岳廟出家，因甚至此？」戴宗攢着眉說道：「我已脫離世網，誰知童貫奏過聖上，仍加都統制之職，取我軍前効用。本州知州親自來請到了北京，替他傳文遞檄，奔走了半年，方辭還山。又要我遞這角緊急文書，一回去繳了批回原舊出家了。朝廷新與大金通好，滅了遼國，少不得還有一番大變亂哩。你可知李應、裴宣們佔了飲馬川，阮小七孫立結寨登雲山，糜兄弟我明日與你追了銀兩，回到家裏置些田產，將就過活，再不要攬事了。」蔣敬道：「這個自然。小弟識破世情了，兩人同榻，又講了半夜話。次日進府，把甘茂贖了蔣敬貨物，誣陷打他的事說過。太守即刻押拿甘茂到堂上，請戴宗坐在後堂，拿了王太守大板，立追原價，給與蔣敬。這是兩個孔目用着戴宗謝過太守，領了批回寓所，又同蔣敬去謝了孔目，就與蔣敬分別。正是：患難相扶逢故友，金蘭交契是同心。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水滸後傳 卷三

夾攻遼國是第一失着，悉依正史敷演，故無奇特處。

水滸後傳卷之四

古宋遺民著

馬... 評



第十六回

潯陽江閣和酒樓詩

... 快除雪舟恨

却說戴宗與蔣敬追還銀子，領了批題，自到河北去。蔣敬討完帳目，共有五百兩本錢，還剩二三十兩的零星帳尾，一時不得清楚。尋思道：建康連年亢旱，荒歉無收，米價湧貴，湖廣甚是豐熟。若販米到這裏發

水滸後傳

卷四 第十六回

...

糶自然多有利息。倘耽遲久了，米船來得多，利錢輕了。把這帳目且丟在這裏，後次再來催討，算計定了。到龍江關上，寫了一隻江西三板船，把行李裝好，燒了神福開船。兩個梢子却也小心伏事。蔣敬道不曾問得梢公的姓，一個大頭闊臉，腿矮身肥的，答道我姓陸。那個夥計姓張，尊號雪裏蛆。一個肩濃面削的，後生笑道：你的尊號就不說與客官知道，叫做癩頭。龜頭笑了一會，却好東北風上湖，廣是當梢順，趕着船幫灣歇。一路風好不消，十來日將到江州，還差三

十里江面，陡然轉了西風，掀天白浪，行不得船。少頃彤雲密布，大雪飄飄，一個伴船也無，只得收了港，是個荒涼去處。梢公認得地名叫做老鸛渚，岸上不過十數家人家。雪裏蛆道：不遇這關風，此時已到家裏了。癩頭龜笑道：只是你家嫂子沒造化，又要忍着一夜淒涼。又道：我們連日擾着客官，今日灣船，弄些酒菜來，還個禮，跳上岸去。蔣敬道不消，若要買我這裏有銀子。雪裏蛆道：是小人們一點孝順，難道客官怕沒有銀子。不多時，提了一隻大公雞，十來個鴨子，一

段鱒魚酒店後生抱了一罈熟白酒送到船裏兩個整治得停當擺在艙裏一同坐下殷勤相勸蔣敬因風寒雪冷一連喫了十多碗猛然想道這般荒僻去處兩個船家口甜貌惡我是單身恐不懷好意又想道梁山泊好漢怕他怎的又喫上幾碗又想道當初浪裏白跳張順過洋子江也着了道兒還是少喫些好推辭不飲癩頭龜把篷推開叫道客官你看這般大雪寒冷得緊還虧得幾盃酒做裏牽綿無物孝敬再開回暢飲明日到了江州若要換船不消說要

送上湖廣就去難得客官這般和氣真是老江湖只顧斟來蔣敬又呷兩碗堅辭不飲討飯用了船家收拾已過蔣敬展開鋪蓋腰刀放在頭邊不脫衣服把被渾身捲了自睡此時也有五六分酒意容易睡熟約莫有三更天氣朦朧中得響動連忙坐起去摸那腰刀不見了雪光照進艙中明亮見癩頭龜就拿那把腰刀船頭上鑽入來雪裏蛆拿一把柴斧後梢爬進蔣敬心慌並無器械勢急了把身子一挺那扇箬篷掀在半邊癩頭龜劈面把刀砍來蔣敬一閃其

措躄身向那江中一跳撲通的沉了去。癩頭龜道：夥計斬草不除得根，恐怕有碍。雪裏蛆道：自古道江無底，莫說這廝是旱地上蠻子，不識水性，就是識水性的，這般雪天凍，也要凍死。只管放心，但不知他包裹中有多少財物。若不是銀子乾做了癩頭龜道：打開來看，雪裏蛆便把被套子一提，抖出兩大包，把青布裹着，解開一看，都是大錠紋銀，雪色耀着，分外晶瑩。約有五百餘兩，兩個歡喜不盡。雪裏蛆道：我和你對分了，你去娶一個嫂子，好做家業。癩頭龜道：分甚麼。左則在你家裏，若娶了妻小，反多牽絆。且再商量。此時雪下得深，風息了，兩個駕漿棹船，竟回江州去了。有詩爲記。

貪夫徇利不知休，黑盡心腸白盡頭。

世上若無阿堵物，華胥國裏可遨遊。

却說蔣敬被兩個梢公謀財害命，前後砍來，倉皇無計，只得跳下江中，還虧得他是湘江人，從幼識得水，性猛力一跳，沉了下去。到得江底，把脚一撐，重送起來。塌方爬到岸邊，却不是泊船的老鸛，指通是蘆葦。

尋不出路況又嚴寒大雪身上濕衣服拖住凍得發顫不止撥開蘆葦捱步向湖上得高岸一望茫茫都是瓊瑤碎玉又踏着雪尋命忽見松林裏隱隱有些燈光拚命走去原來是一箇小茅菴不防雪裏橫着一塊大青石踏着一滑撲地倒了弊驚受凍的人一時掙扎不起那茅菴有個老僧五更起來做功課聽得門外有呻吟之聲開門出來見雪地上有一人倒着發慈悲之念用力扶起來衣服渾是冰水攪進菴

地苑葦湯與又叫脫下濕衣拿件衲襖換

了靠起災來有一個多時辰蔣敬方說得話出謝道多虧老師父救了性命老僧道想是在江中弊人猶算了蔣敬道被兩個梢公將酒勸醉半夜裏拿刀砍來我計可施只得跳在江裏老僧合掌念聲佛道只願他長福消災蔣敬到笑起來天色已明老僧備些素飯用過又替蔣敬把衣服晒起雖是雪霽天晴那綿衣急切難乾蔣敬道這裏還是老鸛渚麼老僧道上面十里路便是蔣敬道想是那兩個賊徒昨夜放下船到沒有人家處下手尚不曉得老師父法號

可想一夜
寒抖不
出話

老僧道：貧僧是西川人，號淡然，行腳至此，蒙村守幾個檀越施些齋糧，將就度日，已有十多年了。到第三日，衣服方乾，蔣敬作別謝道：弟子性命幸蒙老師父救得，只是身邊沒有一些東西，可以酬謝。老僧道：貧衲一片平等心，真說居士是被難的，就是那夕人落水受寒，也要相救。說那裏話，便是這碗素飯，也不是貧衲自己咁種的，都是檀越的福。田不消謝，得用手指道：出了松林，轉上南，有座澗橋，過了橋，再過東，不上半里，就是大路了。蔣敬拜別而行，到得大路上，

正難再本

尋思道：還是重到建康去討那些零星帳目，還是到江州或者關上有相熟客伴，借些盤纏再處。以口問心一會，想道：此去建康有千里程途，要問並無一文，怎生去得。且到江州再作進退。踏着凍，走過三四十里，到了關邊，尋個客店安寓。那店家見單身客人，又無行李，不肯相留。蔣敬只得出門，皇皇無定，背後忽有人叫道：蔣客人，蔣敬回頭看時，却是前日販藥材過關寫稅單的主人，家相見了，主人問道：恭喜回來，了可曾得利，帶甚麼貨物轉來。要寫單麼。蔣敬道：不

要說起利息頗有些盡被加家所劫。逃得性命。只剩一雙空手。思量在關上尋個相認的客伴。借些盤纏。前邊那店家見無行李。不容安寓。正在兩難。主人道。既然如此。且在舍下暫住。等候客伴。何如。蔣敬道。如此極感。一路同走。到了主人家。身邊只剩得一個束鸞帶的金環。解下來。稱有二兩重。央主人家兌換些銀子。使用到晚。喫了夜飯。主人家拿出鋪蓋。與他睡了。到次日。在關上尋訪。並無相熟的。悶悶不已。轉過江邊。見一座大酒樓。挑出酒帘。正是潯陽樓。想道。是

舊時寄

雙山陽
之翁

個名勝去處。且上去。喫杯酒。消遣消遣。走到關子裏。開窗一望。廬山晴雪。那五老峯。就像五個白頭老人。一般。酒保搬上酒餚。自斟自飲。漸漸酒上心來。忽然想起宋公明當初在這樓上。醉後題了反詩。險些喪了性命。幸得衆兄弟收上山寨。過了許多歲月。經了許多變更。風景依然。良朋何在。不覺淒慘起來。想着宋公明吟的那西江月。至今還記得。步他原韻也。題一首。寫今日落魄淒涼光景。喚酒保借過筆硯。磨得墨濃。蘸得筆飽。他本是落第舉子。不待思索。寫在粉

壁上道

萬事由來天定。空多神算奇謀。當年管鮑遇山丘。一胸豪華消受。浪跡天涯歸去。青衫重到江州。千金散去不爲仇。恐惹英雄笑口。

題罷念了一遍。正要放筆。背後有人拍着肩膊道。你又學宋江在此題反詩麼。蔣敬弊了一驚。回過頭來。却是小遮攔穆春歡喜不迭。對揖坐下。叫酒保再添酒來。飲了幾杯。蔣敬道。我在家閒不過。往川中販藥材。到建康發賣。一個破落戶。要賴我的貨物。幸遇戴

院長在府討批。迴對太守說。追還了。要到湖廣買米。在這江州三十里外老鸛渚上停泊。被兩哨公劫了五百多兩銀子去。我跳入江中。逃得性命。打點到揭陽鎮。尋你。偶在這裏。舉杯酒消遣。不想得遇兄弟。絕處逢生了。你近况何如。穆春嘆口氣道。我弟兄兩個。在揭陽鎮上一霸。不幸哥哥亡過。家業消敗。與復不來。受小人欺侮。孤掌難鳴。因此只在江州城內東。混西。混連日。又賭得精光。氣悶不過。到這裏。賒角酒。喫。遇着兄長。心懷開了。兩個喫得杯盤狼藉。穆春道。

船是那裏討的梢公姓甚麼是那裏人蔣敬道在龍
江關僱的是隻三板船船家一個姓陸的綽號癩頭
龜一個姓張的綽號雪裏蛆不問得名字阻風在老
鸛渚他兩個取笑道若是順風今晚到家你嫂子好
受用哩想就是這江州人穆春道三板船通住在柳
塘灣離此不遠趁這酒興我着了他怕銀子還未散
哩就和你去蔣敬算還酒錢下樓穆春道我不說虛
話了其實身邊沒有一釐銀子兩個沿江走了二二三
里路穆春道這裏像是柳塘灣待我問聲看離邑內

見個老兒彎着腰在那裏鋤地認得他叫做胡撇古
聲喚道胡老官這裏可是柳塘灣麼老兒仰起頭來
道原來是小郎這裏正是穆春道你一向撐船爲何
在此鋤園胡撇古道我這柳塘灣遠近聞名極是老
實的客貨丟在船裏再不敢動就是剩下物件憑你
幾時來討就送還他如今世態不同了新出幾個後
生不幹的好事我老了不去撐船便是兒子叫他務
農省後邊做出事來干連受累小郎爲甚到此穆春
道有個客人要到建康去來尋癩頭龜可住在這裏

胡撇古道他是沒爺娘的祖宗名喚陸祥與張德做夥計三四日前從建康回來張德兩日不見了陸祥方纔提着筐子買東西去了小郎爲甚麼定要僱他的船穆春道是舊主僱換了舊生的不識性子胡撇古向東指道那柳椿上繫的不是他的船欵牆內遮着蘆簾的便是張德家裏胡老兒自搖着頭鬪了籬門進去了穆春迤邐望東走去不上一二百步見一年紀小的婦人堆着滿面粉齋眉畫眼的穿一領對衿青布襖束根桃紅縐紗汗巾內繫一條沙綠布裙

子脚下高底鞋提着木桶到湖邊打水蔣敬穆春讓
他走過揭開蘆簾閃入屋裏是兩間房子後面廚房
臥室並無一人不多時那婦人喬模喬樣嗚吁吁提
那桶水進門來見有人在屋裏劈了一驚穆春道張
大哥在家麼婦人道不在穆春又問陸祥呢婦人道
他到城邊買東西去了恐怕就來穆春指着蔣敬道
這位客人僱你們的船從建康來有五百兩銀子遺
失在船裏拿出來還他婦人臉上變色說道恐沒有
這事我不知道穆春努個嘴兒蔣敬會意便拴上了

三番頭往
三番頭往
三番頭往
三番頭往

門。穆春腰邊拔出解手刀，把婦人推倒在地，一隻脚踏着胸脯，把刀在婦人面上撇了兩撇，喝道：「潑婦，你不說出來性命，只在頃刻，婦人亂抖求道：『官人饒命，銀子在床底下。』」酒罈裏穆春又喝道：「你丈夫兩日那裏去了？」婦人道：「丈夫住了口，穆春把刀刺近喉嚨，道：『你快說快說。』」婦人道：「他說得一個，他又住了口，穆春焦躁，扳開胸脯，露出白腹，餛飩鬆鬆兩乳，思量下手。婦人慌了，急叫道：『不要動手，他也在床底下。』」酒罈裏穆春道：「怎麼也在床底下？」

帶這許多，子回來，燒了神福。陸祥便起心，沒得分給他，把酒灌醉，就把船裏帶來的這把刀，劈頭砍殺，剝做幾塊，裝在罈裏，埋在床底下。穆春道：「張德是你丈夫，被陸祥殺了，怎不叫喊？」婦人道：「張德是好，嗜酒的，若是叫喊，也被他殺了。」穆春道：「當夜有刀在手，不敢叫喊，這兩日何不通知地方，拿他送官？」婦人閉口無言。穆春道：「不消說了，必定與他通，如謀害親夫。陸祥如今去買甚東西？」婦人道：「怕這裏露眼，燒了神福，今夜要同我到鎮江過活。」穆春道：「也是個淫婦。」

謀殺親夫天理王法却饒不得把刀向咽喉一勒那
股血直噴出來婦人把脚掙了兩掙死于地下兩人
到床底下翻出酒罈兩襖銀子動也不動果然聞得
一陣血腥鋪陳衣服俱在床上腰刀并在此壁間拔出
帶來尚有血跡模糊就把鋪陳衣服銀子分作兩處
捲好只聽見敲門响穆春走到前面便拔下拴兒閃
在門背後陸祥篋子內放着魚肉香紙等物跨進門
來叫道大嫂只見婦人死在血泊裏嚇得魂飛魄散
正要聲張後面蔣敬走出喝道陸祥你認得我麼陸

前傳張
妙在紅
遇此快在
道

計見為時
不久
全身帶去
實行李出
來無怪其
及頃刻言

祥轉身就走不防穆春撞進劈角揪住罵道賊驢你
劫了客人銀子又謀死張德佔了婦人萬剛僧輕蔣
敬把腰刀砍翻穆春又將解手刀胸前測了個窟窿
穆春蔣敬各背上包裹跨着腰刀反搜上門兒走去
胡撒古還在鋤地叫道小郎方纔陸祥買東西回來
怎麼不催他船這行李是一向寄他家裏的麼穆春
道他不得閒另僱罷兩個飛步到主人家裏面點出
燈來買些酒喫了穆春道暢快得緊只是反與張德
報了仇蔣敬道若沒有兄弟也尋不出他的脚跟喫

勾多時穆春道小弟有句話要與兄長商量前日要
救宋公明把莊子燒了田產棄了同上梁山誰想弄
得家破人亡回來莊院復不起身邊的財物日逐用
完無家無室有個西庄併山界田地被一破落戶佔
住喚名天狗星姚瓌這厮才詐不仁霸住揭陽鎮幾
遍和他合嘴要還我庄房田地他說開墾修理糧務
當差費了如此銀子憑着親隣讓處點他二百兩銀
子纔肯交還我一時難措近日又賭輸了那有銀子
不識進退要借兄長一百銀子贖了回來方可安身

蔣敬道我弟兄們幾時把銀子放在心上的這宗銀
子多虧兄弟抓得來又出一口惡氣只管拿去穆春
道兄長既是慨然明早就要哥哥同去做個見付蔣
敬道使得就安寢了明日穆春把一百銀子束在腰
裏其餘行李都寄在主人家兩個厮趕着到揭陽鎮
姚瓌見了穆春滿面春風請到裏面穆春道向日所
議二百兩銀子蒙這位朋友相助特來交明須出房
子還我就取出來遂封遞與姚瓌收進姚瓌是個笑
裏藏刀的獵賊說道小郎既有銀子何消說得少不

得備些薄酒請原議親隣當面交割今日晚了一面
擺出酒菜請蔣敬上坐穆春對面自己打橫殷殷相
勸姚瓌道小郎連日進城得采麼穆春道不知怎麼
只是輸姚瓌道夜長無事再耍一番若是小郎贏了
明日把這原銀與房產即便交還如何現有這位貴
友作証穆春有了酒拍拍胸脯道這也使得只不許
胡賴姚瓌道豈有此理我與小郎交手幾次難道不
曉得我的賭性是極直的桌上鋪下紅氍明晃晃點
上蠟燭撥過色盆點下籌馬蔣敬見穆春高興暗地
裏阻當不住兩個擲了一個更次姚瓌的籌馬盡被
穆春贏過來立起身來道夜深了且睡明早交還我
房產銀子姚瓌堆着笑容說道這不消講小郎東邊
連着那一號山是小可的原價一百兩貼上再擲若
我輸了一并交割穆春貪心所使點過籌馬重複下
場這回風色不順丟下去純是又絕霎時三百兩籌
馬盡數送過去了姚瓌立起身道夜深了且睡穆春
道我贏了你要再擲你贏了就不肯姚瓌道我是貼
一號山要再擲拿銀子出來就變了臉往內便走穆

春一把扯住道。我拿銀子贖房產。怎的哄我賭輸了。
貼一號山。山在那裏。白佔我的房產。又恁般局。哄我。
煞欺心。姚瓌道。你弟兄窩藏強盜。鬧了兩座軍州。自
去落草。官府着落地方。攪得雞犬不寧。你今日還有。
宋江麼。你白賭輸了。又來賴人。穆春大怒。兜的一掌。
姚瓌大喊強盜殺人。穆春又兜心一脚。踢倒提起一。
條板櫪。亂築下去。裏面趕出男女庄客。救助蔣敬也。
惱了。飛拳拽脚。打得東倒西歪。那姚瓌已是頸破腦。
裂。死于地下。穆春道。今日纔得豁出心頭這口惡氣。
一不做。二不休。搶到裏面。婦女庄客都出後門躲避。
到卧房裏。見這二百銀子。放在床上。打開籠籠。也有。
百來兩銀子。并金珠百飾。都拴在腰裏。尋一個草。
把。放起火來。酸騰騰燒着。說道。哥哥去罷。已是四更。
天氣。殘月東升。趁着亮光。連夜趕到關邊。請敬取一。
兩銀子。謝了主人家。背了行李。大踏步望官道進發。
穆春道。雖然做了兩樁爽快的事。如今那裏去。好蔣。
敬道。不打緊。有個好去處。正是豹入虎羣。深羽翼蛟。
同龍穴起風雲。不知到何處去。且聽下回分解。

張德陸祥姚瓌同是一樣心腸，但行業各異，而報應却同。小應攔一生快事，當與下回並看。

第十七回

穆春血濺雙峰廟 扈成計敗三路兵

話說穆春因平日氣憤打死姚瓌，放火烧了房屋，與蔣敬在路上商量到何處安身。蔣敬道：前日會着戴院長，他說李應裴宜在飲馬川，阮小七孫立在登雲山，重複起事。飲馬川在河北，一時難到，登雲山就在山東。我和你到那裏，何如？穆春道：寨裏住慣了，在家裏甚是不服，不去賭錢，便是闖事，如此甚好。竟取登雲山的路，行不上五十里，蔣敬因前日雪天跳江。

老遊客與
久官者都
是家裏住
不服也

受了寒氣又辛苦了覺道身子不快頭疼身熱着實
狠狠說道兄弟我有些病發走不動了穆春道這怎
麼處這裏還是江州界內倘事發起來就了不得哥
哥且勉強前進尋客店歇住了覓個醫生贖貼散寒
的藥嚼自然好了蔣敬只得捱去又走四五里見一
座廟宇扁額上寫着雙峰山神之廟要在門檻坐一
坐忽打個寒噤仆倒在地穆春慌忙扶起道哥哥你
病勢沉重去不得了且靠在這門檻上待我進去問
過廟祝借間房睡着好尋醫生來看蔣敬點頭穆春

走進前殿轉到廚房見一香火在那裏盪酒穆春道
我是過往客商有個哥哥在路上染了病行走不動
要借貴菴權時歇息尋醫生贖貼藥來好了就行重
重把香金奉送香火道我做不得主要問師父穆春
道師父在那裏你請出來我自對他說香火提了一
壺熱酒到房裏好一會有個道士慢慢的踱出來穆
春看那道士赤眼鬚鬚身長面濶穿一領鑲邊香皂
鶴氅戴一頂黑毡純陽巾穆春向前施禮又把方纜
對香火的話說了道士手持鬚鬚說道只恐有病的

水滸傳 卷四 二
人不便，穆春道：「我這哥哥，不過感冒些寒氣，沒甚大病。求老師父方便。」道士對香火，把嘴一努，教他西廊下住着，又踱了進去。香火引穆春到西廊下，却是報應司的神座。地上單濕，門窗破敗，又無關閉。沒奈何，只得走出，扶了蔣敬，背上行。行李到西廊下，撥扇破門，放在地上，將被窩打開，伏侍蔣敬睡好。纜袋裏取出錢，多重一塊銀子，到廚房遞與香火道：「這塊銀子，把你買酒，費有薑湯與我泡一碗。」我去贖藥來，勞你看。覷還要重重相謝。香火接了銀子，覺道沉重，歡天喜地的道：「有客官你去，我就送出來。」穆春轉得身，那香火泡一大碗濃濃的薑湯來，蔣敬勉強坐起，一口氣弊下，重複睡倒。穆春道：「兄長且安心睡着，我去贖藥。」就來香火道：「下北五里路，便是雙峰鎮。那鎮上有名的太醫，叫做賈杏菴，細說病緣，對症發藥，一貼就好。」遠近聞名的。這客官還要湯水，我自送來。穆春取了銀子，剛要出門，見裏面走出個人來，

身材瘦小，性格兇頑，數莖鈴口鬚，襯着雀窠凹，臉一雙，強顯眼，聳出鷹嘴，鼻頭行業，沒有專門。

姓名不時改換。慣要吹毛求黑，痣無非淺水起。

洪波

那人帶六七分酒意，踉踉蹌蹌，携着一個小舍出來。解手那小舍見了穆春，叫道：「小郎穆春，為贖藥心，枉竟不聽得，一直去了那個人，姓竺名大立，是江州一無賴子弟，倚着母親有些姿色，有人幫貼，略讀幾行書，只是唇銜舌劍，覆雨翻雲，扎火囤，開天窓，做刀筆訟師，無所不為，真兼好淫，不論男女，那小舍與他鄰居，是開賭坊的池大眼的兒子，乳名芳哥，生得眉清

為下文詞
也笑

目秀，面白唇紅，年紀十五六歲，性好頑耍，不肯讀書。先生要責罰他，一時害怕，被竺大立哄到雙峰廟裏，幹那沒要緊的事務。這道士又是不守本分的，喚做焦若仙，與村中保正袁愛泉交好，就聯絡了竺大立，拜為兄弟。三個人一串，焦道士察聽地方事故，袁愛泉便申報上司。竺大立把持衙門，有些油水。三股均分，當地人無不切齒。再說雙峰三虎，那竺大立騙池芳哥到菴中，與道士公用。這不消說，得當日在房內飲酒。竺大力聽得有客人與道士借窩，也不放在心。

有後人
都
到此

上半酣之後，携了芳哥的手出來，小解見芳哥叫穆容聲小郎，便問甚麼。小郎芳哥道：「長在我家賭錢的，穆小郎，竺大立關了心道：『前日柳塘灣殺了兩個人，酒罈中又有個碎屍，胡撇古報官說是穆小郎同一個不識姓名的人，定是他了。』現今出一千貫賞錢，何不通知袁保正，拿去解官領賞？」走到西廊下，見蔣敬把被蒙着頭，睡頭邊堆兩個大包裹，急回房道：「老焦上門賣買到了，焦道士不解其故，正要相問，忽有三個人撞進房來，大家坐下。竺大立道：『袁保正，我正要使人請你來，得却好問。』這二位何人？」袁愛泉道：「是本府公差來討地方盜賊的甘結，指左邊坐的道，有名的朱潑天，官名喚做朱元，這位是他夥計，聞得竺相公大名，下鄉來，特來一會。竺大立大喜道：『人有善願，天必從之。』」叫道：「士取三個大碗來，每人喫三大碗，有一樁美事在此，方纔說出三個真勾弊了。」竺大立道：「江州柳塘灣殺了兩個人，一男一婦，地隣胡撇古報官一個不識姓名，一個是穆小郎，這事有的麼？」朱元接口道：「我同夥計正為此討甘結，恐怕地方窩藏，竺

有後人
都
到此

使人請你來，得却好問。這二位何人？袁愛泉道是本府公差來討地方盜賊的甘結，指左邊坐的道，有名的朱潑天，官名喚做朱元，這位是他夥計，聞得竺相公大名，下鄉來，特來一會。竺大立大喜道：人有善願，天必從之。叫道：士取三個大碗來，每人喫三大碗，有一樁美事在此，方纔說出三個真勾弊了。竺大立道：江州柳塘灣殺了兩個人，一男一婦，地隣胡撇古報官一個不識姓名，一個是穆小郎，這事有的麼？朱元接口道：我同夥計正為此討甘結，恐怕地方窩藏，竺

前傳成句
羽得恰好

大立道先把這一千貫賞錢大家均分再處袁保正道。竺相公又來取笑影也沒有怎的便分賞錢。竺大立道這兩個人我已捉在便袋裏了。老焦就是那問你借寓的。道士道一向認得的。麼竺大立道我不認得。芳哥見他出門叫聲小郎。問起來說長在他家賭錢的。穆小郎豈不是他。保正道他出門去了。那裏尋他。竺大立道有個害病的在西廊下。他到鎮上贖藥。自然就回。朱元跳起身道先拿了那害病的。問知真實方好行事。齊道有理。一闕到西廊下。朱元便揭破

喝道你這殺人賊却躲在這裏。可見天理昭彰。蔣敬見了一夥人曉得事發便立起來道。列位不須性急自有分辨。在下是潭州人。姓蔣從建康回到湖廣。船家陸祥張德將酒灌醉。半夜裏拿刀搶進船來。我一時無計跳入江中。多虧茅菴裏老師父救得。劫了我五百兩銀子。到江州會着個弟兒。訪到柳塘灣仇人相見分外眼明。因此殺了他。到官也便是這篇話。朱元道強盜的口。那裏聽得。袖中取出青索子扣頸縛了。我是江州差來緝捕使臣等拿了穆小郎一併解

陸祥張德
一轉竟不
細述會景

水滸後傳 卷四 六 元人遺本
官扯了便走。蔣敬身上有病，見五七個人敵他不過，隨他扯去。到柴房裏，把門鎖了。竺大立焦道士、袁保正，便把行李包裹拖到房裏，打開一看，見雪白的五百銀子，又有金珠首飾，喜出望外。竺大立道：「這宗財物是我尋出來的，我應該得一半，那一半你們均分。」保正道：「這個自然。」捉了穆小郎，再處焦道士喜歡得緊，重去宰兩個雞，開了窖下的好酒，擺出藥品，菜蔬開懷的喫。竺大立教道士喚香火到西廊下，伺候穆小郎回來，不可驚動。與他說：「這位客人有病，師

父恐外面有風，移到房裏，騙他進來，捉住便了。道士就去分付香火，依計而行。那池芳哥一時衝口叫了一聲，見他們如此舉動，懊悔起來，想道：「那穆小郎在我家賭錢，最是直氣，長把頭錢給我，今日分明我害了他性命。日後回家，父親知道必然埋怨，須通知他纔好。」其時已是掌燈時候，竺大立諸人財物到手，大家歡呼暢飲。池芳哥只推酒醉，先去尋睡，輕輕走出來，到西廊下，見香火坐在門檻外打盹。芳哥推醒香火，只道穆春回來，叫道：「客官，你贖藥來了，見是芳哥。」

便道小舍你出來做甚麼。芳哥道那兩個客人知道是真是假。那干人存心不良。我和你着甚來由。須要救他。香火道我也是這般想。那客人是個好人。一進門就送二錢銀子。那裏不是方便。我同你去門外等他。纔是芳哥和香火剛走出門。只見穆春急奔回來。香火搖手道不要進去。穆春不解其意見了。芳哥叫道池小舍你何故也。在這里。芳哥便扯穆春到松林裏。如此這般說了。道我與香火商量救你。小郎你走了罷。穆春道多承兩個好意。只是我的哥哥在內。怎

處。芳哥道再消停一會。待他們醉後悄悄的進去。放了同走。便是穆春道不打緊。我且進去看他們動靜。輕輕的到房門前探頭一望。只見亂呼大嚷的猜枚行令。都是歪斜身子。醉眼朦朦。朱元道此時也該來了。竺大立道又無人走風。自然撞到網裏。忽叫道芳哥呢。焦道士道你的心愛人先去睡了。朱元笑道你兩個受用的勾了。今夜讓與我罷。如今雞姦的罪名改得重了。要我出首麼。穆春按不住心頭火發。因無器械。轉身到竈邊尋劈柴的斧子。又尋不見。只有一

把開山的鐵錐口上銀子也似亮的提起來那腦頭
 濶厚約有十多觔重歡喜道勾了把衣服扎起提了
 鐵錐直闖進房大喝道你這干賊囚如此可恨啣我
 一錐眾人見了慌做一團這間小房子又無後路擠
 做一處穆春咬牙切齒奮起勇力先把袁保正打倒
 那數計嬰奪門而走穆春把錐柄當胸一撞也翻在
 地。朱元拿條板橈來抵穆春用力一錐却打在桌子
 上碗盞打得粉碎把脚一踢那桌子倒了焦道士被
 桌子橫壓在壁邊滿身雞汁朱元將板橈劈頭打來

山神廟
 寶善樓旁
 是株解

穆春左手接住右手奮錐一聲响亮早已腦漿迸裂
 跌在一邊焦道士推開桌子立得起來穆春夾脖子
 一下便歪在桌子底下單不見了竺大立穆春道奇
 怪向院子裏一看那竺大立却躲在芭蕉葉裏把錐
 隔窓打去竺大立擎手來遮一錐把右臂打折穆春
 回頭看那袁保正夥計焦道士還在那裏拚命料是
 走不動了走出廚房見香火芳哥兩個做一堆兒蹲
 在竈下草裏兀自抖不止穆春道我的哥在那裏香
 火拚了半日纔掙出道鎖在後面柴房裏穆春拿了

亮子叫香火引去見門鎖着問道鑰匙呢香火道他
們鎖不知在那個身邊穆春踢開門叫道兄長見
蔣敬坐在柴土說道那些狗頭都被我打倒了好快
活見項上有索子拴着取出解手刀割斷且到那裏
我還有施爲你這一會身子怎的蔣敬道我啣下薑
湯又是一驚出了一身冷汗倒覺鬆爽那幾個人來
盤問我身子還軟弱動手不得且待你來穆春再到
房裏尋包裹行李不見香火指道在那首臥房內穆
春進去見果然放着腰刀也在就拔出了鞘再到前

房把保正朱元夥計道士的頭都割下問香火道可
有酒麼香火道庫房內有穆春走去提出一罈叫香
火盪來又去櫥內搜尋還有一腿羊肉半隻熟將
解手刀切開請蔣敬坐地迺兄長啣碗熱酒雞肉且
不要啣叫芳哥香火也同來坐芳哥道小郎你把我
膽子都嚇碎了穆春道小舍你後日切不可同這干
人走明早快些歸去你父母在家懸望斟上大碗一
連啣上五七碗跳起來道還有一件未曾了當叫香
火點了亮了到院子內提出盆大立把衣服剝去喝

事不必說
喚換人意

他跪下罵你這狗頭快把從前虧心短悻的事從實說來。我便饒你。竺大立道：好漢若肯饒我，我便實說。某日詐某人若干銀子。某日強姦婦女。某日拐小官。某日謀死某人。那典訟構非誣誑詞狀，唆人起波的事，一時記不起。許多小人死不足惜，只有母親在堂，無人養贍，求好漢饒了狗命罷。右臂已折，再寫不得。刀筆情愿改過自新了。穆春笑道：你的母親我曉得，有人照顧，倒不勞你養贍。你說右臂已折，寫不得。刀筆只怕你脚指頭夾起筆來，還要陷人。我與你平日

事不必病
寫除雙峰
巨虎丹

無冤往日無仇，何故生此毒念？就是池小舍是好人，家兒女不該騙他出來，喫他行止，又斟一大碗酒，喫了。把竺大立拖轉來一刀剝下頭來，摸著咽喉道：惡氣已消，再和你喫幾碗煎藥，與你喫。蔣敬道：兄弟，我見你這般豪俠，病都好了。此間不是久留之地，且打點前路。穆春道：有理。分付香火道：那焦道士自然有些積蓄，你先收拾過了。明日去對地方說，叫他報官對池小舍道：你作速回家，省得報官。牽累已後，不可再去遊蕩。到房裏，駝出行李包裹，把刀插在鞘裏，挂

在腰邊同蔣敬出了門其時約四更天氣霜華滿地寒星閃閃也辨得大路獨自背上行李包裹教蔣敬空身走蔣敬道身子如舊了不知昨日怎的一霎不好起來穆春道想是這千人忘貫滿盈鬼使神差的要我們替天行道走到天明進店中打了中火再走不多幾日已到登雲山下只見旌旗遍野密布刀鎗扎下三個大寨便不敢近前退到大路上見一座酒店且買酒喫叫打兩角酒有好喫飯拿來酒保道實不相瞞有官兵在此扎營賣不得酒肉蔣敬道爲甚

有官兵在此酒保道登雲山有幾個頭領屯扎東京樞密院差一員大將領三千兵會合登青萊三府征勦到這裏有半個多月了客商也都斷絕穆春道山寨裏頭領有個阮小七孫立麼酒保道客商是何處問道這兩個頭領蔣敬道向在梁山泊同受招安的酒保道旣如此請到裏面亭子上坐搬出酒饌款待說是顧大嫂伙家開着做帳的若要會他們要到晚間從小路上去候至更深酒保引路到了後寨嘍囉通報直至聚義廳上相見已畢阮小七道兩個兄弟來

得正好幫助幫助孫立道前日我們打破登州殺了
楊太守請這位樂廷玉大哥做山寨之主那一個是
扈三娘哥哥子扈成都是他計謀楊戩恨殺了他的兄
弟蔡京又怪安先生把蕭讓金大堅刺配沙門島被
我們劫了上山安先生聞知也就來了奏過朝廷差
御營大將鄔瓊領三千兵馬調齊登青萊三府都統
制會勦見過兩陣雖不分勝負只是寡不敵衆相持
半月無有退兵之策你兩個怎知我們在這裏蔣敬
道小弟在建康遇着戴院長知道列位在此聚義要

來投奔不想在江州被劫幾喪性命兩三次患難多
虧穆兄弟救得今日又得相會那扈成看說完問道
孫大哥這兩位好漢可托得心腹的麼孫立道都是
梁山泊舊時弟兄那個不是同心合膽水火不避的
扈成道若然如此倒有一個極好機會樂廷玉問計
將安出扈成道青州都統制黃信念向日情誼推病
不出將大哥可扮做黃信選五百精壯嘍囉打青州
旗號竟去合營說太守催催患病得痊共建功業那
鄔瓊是京營登萊將官都是新選來的決不認得過

幾日我這裏差人去投降必然將驕卒脩那時裏應
外合定獲全勝衆頭領聽罷大喜設席慶賀第一日
挑選嚶囉製造青州旗幟諸色停當扈成又使蕭讓
做了青州知會文書金大堅雕了印信先差人遞去
又過一日蔣敬裝做黃信領五百兵原從小路下山
大寬轉從青州路上來到了大營前報青州都統制
領兵來合營會勦鄔瓊因先有了知會文書坦然不
疑開轅門傳進蔣敬到中軍見鄔瓊坐在上面萊州
登州統制官俞仁尤元明列坐兩旁蔣敬向前參見

鄔瓊起身回揖俞仁尤元明平拜送坐鄔瓊道將軍
托病不來敢是爲舊日情分麼蔣敬打一恭正色答
道末將前日在梁山泊造下迷天大罪幸蒙恩赦建
立微功除授顯職已是粉身難報這班反賊惡習未
除重複背叛朝廷萬死猶輕還有甚麼情分只因末
將感冒寒疾不能速趨麾下今幸得痊知府恐悞軍
機催促前來逗遛之罪萬望寬宥鄔瓊見蔣敬言辭
激烈相貌魁梧舉手道久聞將軍有鎮三山之號果
然名不虛傳蔣敬遜謝請問主帥見過幾陣強弱何

蔣敬剛是
病後入更

如鄔瓊道這些草寇都是狂魂野鬼只是樂廷玉武
藝畧可元是楊都督標下在東京曾會過除授登州
不想也反了其餘多不足道三戰三北死守巢穴不
出將軍看我不日成功正談論中軍官報道登雲山
差嘍囉來遞降書鄔瓊道喚他進來嘍囉膝行到帳
前叩了頭呈上降書鄔瓊看了道這夥草寇來納款
列位將軍以為何如尤元明道王者之師恩威並用
他們也為時勢所逼權時哨聚今既向化當開一面
之網就是前日梁山泊亦用詔書招撫蔣敬毅然道
不可只因這一句話有分教雄兵一旦旗幟整猛將
須與喪戰場不知蔣敬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
解

水滸一書兄弟合傳者唯阮氏三雄七郎最快餘
皆讓美于况而後傳則為其弟獨開生面前通云
云文叔迺勤遠畧孫郎早世仲謀始觔霸圖古今
理勢宜然也穆春在前傳中自弊病大蟲打後奄
奄不振矣此何其雄姿英發乃爾豈賢者不可測
耶抑作書者之立意如是也若孫新鄒潤皆然也

六部雜錄

卷四

四

元人遺本

六部雜錄卷四

